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用 獮 輝 厯 修 西 承 文 通 究 誦 齊 更 華 四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訪問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文学史系十三讲

屠格涅夫在六十年代里的创作

屠格涅夫的新小说「前夜」已经不是在「现代人」上发表了，而是在1860年发表于「俄罗斯通报」上。小说是在60年代改革前创作的，作家也深刻地和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所形成的环境。

作者在说明这一作品的基本思想时，曾在写给M. C. 阿克沙科夫的信中说道，作为这部小说的基础的，是「关于为了使事业前进必需有自觉的英勇的性格这一思想」。在这里，屠格涅夫所说的「事业」，就是指俄国的进步发展，而首先是指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而言的。

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作者不是去注意俄国现实的已往的苦难时期，而是来直接回答读者及其同时代人们的要求，是在创作小说的那些日子的现实环境中来描写自己的主人公。杜勃罗留别夫在强调指出这一情况时，写道：「在『前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自然进程的确实的影响。作者的思想本身和想像都不自觉地服从于这种影响」。批评家又写道，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是试图要站在当代先进运动所沿以进行的道路上」（杜勃罗留别夫全集，第二卷，1935年，第208和212页）。

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真实使屠格涅夫终于能这样地来解决正面人物的问题，而这种解决方法他在理论上只是有部分的和片面的认识。在他的小说中佔有首要地位的是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现在屠格涅夫把他在生活中和自己理论的主要原则中所不同意的某些人们的形象放在自己作品中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为了了解这一点，便应当来看屠格涅夫以前所写的一篇论文

「汉姆雷特和唐·吉珂德」。现在我们并不去深入地研究这一论文的内容，而只是找出那种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问题的东西。屠格涅夫在谈到唐·吉珂德时，找出了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革命民主阵营的人们所具有的。屠格涅夫不认为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给与了公允的评价，并赞美那些为人求幸福而斗争的自我牺牲的战士们所特有的优秀特点——忘我的服务思想，对受压迫与被侮辱者的真诚热爱，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等等。同时，屠格涅夫强调指出，这些人是有错误的，他们不能达到，而且很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幻想的。同时屠格涅夫也强调指出，这样的人是把生活的真谛带进了历史中，他们促进着历史的前进。屠格涅夫惊嘆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永远地把历史书合起来吧！因为于其中是读不到任何东西的。」

在这些话中就包含着屠格涅夫观点的矛盾性，他既向革命民主主义者作了斗争和争论，而又称讚了他们。他是自由主义思想和改革思想的拥护者，这样他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性就不能使他无条件地站在进步人士之列。同时他看到，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当代的社会就不能发展，所以他就继续寻求那种能符合他当代社会政治斗争的要求水平的主人公。

这一切就能帮助了解，为什么他把一个保加利亚人革命者英沙罗夫和一个热心于他的崇高事业的，觉醒后来从事斗争的俄国姑娘叶林娜·斯塔哈娃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了。屠格涅夫的这一立场也就说明了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中为什么出现了巴扎洛夫的形象，以及他的矛盾。

在小说「前夜」中，屠格涅夫为肯定历史的真实，在许多方面都克服了个人的偏颇之见。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英沙罗夫是与叶鲁奇娜·拉夫列茨基直接对立的。英沙罗夫没有利己主义，没有个人打算，他也不去追求自私的目的。他的一切愿望都是服从于一个国家的

——为从敌人统治下解放祖国而作英勇的斗争。作者描画了英沙洛夫对祖国的态度，他在一次回忆到祖国时：「他的全身似乎马上就表现出了无限的力量和强烈的激动，他的嘴唇的线条变得更坚硬，更坚决了，而在他的眼睛深处，则燃烧起来一种沉郁的，不可熄灭的火焰」。当英沙洛夫讲到侵占了他的祖国的土耳其人怎样地蹂躏他的心爱的祖国时，他的面孔就暗淡起来了。他对叶林娜说：「我可爱我的祖国？在世界上一个人还能爱别的什么呢？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像祖国这样永远不变，不容疑惑，值得我信仰？」

（引文见「前夜」，文学出版社，1955，北京，第82页）。

在这个形象中屠格涅夫展开了为祖国英勇服务的主题。对于英沙洛夫来说，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言和行之间不存在着矛盾。他不仅是在说，而且也是作了，并且还将要去做——叶林娜关于他说道。

英沙洛夫具有这样一些个人性格特点，如：「坚定不移的意志」，「对专一的、怀之已久的爱国热情的集中思念」。这是一个有极大的意志力和目的的人，是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质朴的和「安详的，坚决的」人。

屠格涅夫使自己的主人公遭受了各种的考验，把他放在各种人的中间。他使英沙洛夫碰到爱情，碰到各种琐细的和困难的生活环境——而结果他都是胜利者。英沙洛夫重视同族人。作者又把英沙洛夫同这样一些仇敌的（从他的观点来看）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相比，如青年教师别里谢涅夫（唯心主义的拥护者），如艺术家苏宾（崇尚古代者）和叶林娜的未婚夫，古里娜托夫斯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特别需求的人。在这种比较中，获得胜利的依然是英沙洛夫，具有「钢铁般」力量的人。

与英沙洛夫相并列，在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姑娘」叶林娜·斯塔哈瓦，俄罗斯现实的「新人」。杜勃罗留色夫写道，在叶

林娜的身上。表现了一种无名的苦闷，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然而又是坚决的对新生活、新人的要求，这种苦闷和要求绕在已笼罩着整个俄罗斯社会，而不单是所谓那些有教养的一部分人士了。在叶林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生活的一些优秀的愿望了。激励着叶林娜的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对活的真正事业的热烈的需求，作为这种事业的基础的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英沙洛夫的生活目的能如此地使她兴奋和惊奇。『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这些字甚至就不敢说出口——它们是如此地伟大』。

叶林娜似乎是在体现着那个正在作着抉择的年轻的俄罗斯。在她面前——一个英沙洛夫，一个幻想界别里谢涅夫，他所受的教养与罗亭相同，还有一个英艺术系苏宴，他创作了一些谁都不需要的，脱离真实生活的作品。叶林娜选择了英沙洛夫，他征服了她的心。于是问题也就对别人提出来了，不是要叶林娜来说最后的话，而是要英沙洛夫来说了。在这部小说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主人公的社会价值。但是毕竟不能说在这部作品中已找到了俄国现实中的英雄。为什么屠格涅夫要把英沙洛夫作为一个保加利亚人来描写，而不把他作为俄国人呢。因为检查机关会不允许屠格涅夫来描写一个在俄国现实中活动着的革命者。对保加利亚革命者的关心也是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那些年代中的特别和剧有关的。这一斗争在俄国社会中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所以保加利亚的民主主义者卡特兰诺夫就是英沙列夫的原型，这并非偶然的。卡特兰诺夫是生活在俄国，并处在与俄国社会先进人们的友好关系中。

但是最主要的依然是在于作者的立场本身。屠格涅夫谈到了在俄国出现英沙洛夫这种类型人们的必然性。但是必然性——这还不是现实性。这样的人们的出现——乃是未来的事情，俄罗斯是处在这样事情的『前夜』。无论是小说的名称和其中某些主人公的命运

都说明了这一点。屠格涅夫只是把那种类型的人的描写了一个总的轮廓，这些人们乃是「为了推动事业前进」所必须的。这些新的人们将以怎样的面貌在俄国出现——历史会指明这一点。他向读者暗示了这样的思想。

在屠格涅夫看来，英沙洛夫的形象之所以是诱人注意的，是因为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无论是穷穷富富都跟着他走。屠格涅夫提出了把俄国社会一切阶层综合起来的思想，而这是根本不能符合当代社会斗争的进程的。维护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既反对农奴主，又反对自由主义者。在这里是无可调和可言的。杜勃罗留别夫了解这一点；他在「真正的日子何时到来？」一文中说道，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比英沙洛夫的任务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为他们不是要同外部敌人作斗争，而是要同内部敌人作斗争。批评家指出，英沙洛夫「只是」被描画出了「一个无生气的，总的轮廓。作者没有向我们指明英沙洛夫的内心世界，他的心理的和行情的内容。他局限于描写他的外表和行动，言语和姿态。杜勃罗留别夫说道：「我们都无从知道，他是作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希望了些什么，在自己的态度中有了些什么样的改变，以及他是怎样地来看待事件的进程，看待在他面前所展开的生活的。甚至他对叶林娜的爱在我们看来也不十分明显。我们知道，他是曾热爱过她的；但是这种情感是怎样进入他的身上的，而在她的身上又有些什么曾吸引住了他，这种情感曾达到了何种程度，他在什么时候发觉了这种情感，并决心摆脱它，——所有这些内心的细微变化，以及许多其他的由屠格涅夫所非常细腻，非常富有诗意地巧妙描写的地方，在英沙洛夫的个性中都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杜勃罗留别夫全集，1935，第2卷，第227页）。

英沙洛夫形象的某些不完善和公式化，这不仅是由于他不是作者所充分了解的，而且屠格涅夫对于英沙洛夫的安详的坚定性和

严格的直率性了解的也此对于以前的罗亭这种类型的主人们，以及例如叶林娜、斯达哈娃的体验和复杂的精神世界了解得为少。作者是可以非常容易地描写了这个姑娘的一般的愿望和体验。正如杜勃罗留色夫所说，在叶林娜的身上，是「明显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生活的一些最好的愿望」，在这个形象中表现了「几乎是无意识的，但是很坚决的对于新生活、新人的要求」。

叶林娜、斯达哈娃抛弃了家庭、祖国、同英沙洛夫失去了。而当他过早地死去时，他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他的「事业」。他的这一举动和他的行为是能够为读者们当作对解放斗争的号召来理解的。杜勃罗留色夫在自己的论文「真正的日子何时到来？」中对于这种情况也正确地给与了这样的解释。他谈到了俄国英沙洛夫的斗争的特别困难性。「外部的敌人，特权的压迫者要比内部的敌人非常容易地能够被擒获和被战胜。因为内部的敌人是以千千万万的形式或散居在各处，不易捉摸，难于攻破，同时能使你们处心吃惊，毒害你们的全部生活，不让你们稍事休息，也不让你们习惯于斗争。用普通的武器来同这些内部敌人作斗争是不会有任何功效的；只有改变了我们生活中的灰暗的阴沉的气氛，因为内部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产生的，成长的和强大的，只有同内部敌人所不能呼吸的那种空气来吹醒自己，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内部的敌人。」

这是否可能呢？这在什么时候可能呢？在这两个问题中可以作绝对回答的只是第一个问题。是的，这是可能的？

其次，杜勃罗留色夫在论文中又说道，在俄国社会中出现新人——俄国的英沙洛夫们，和在文学中来反映他们的形象，这样的时代已经不远了。批评家说道，只是黑夜把现实同「真正的日子」的到来，即那种破坏去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來隔开了。批评家写道：「我们等待它也不会多久了，因为我们都是怀着极热的痛苦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来等待着它，这种的心情就可保证这一点，它对我们是

必須的，如手沒有它 我們的整個生活就會沒有歸宿，每一天也就沒有任何的意義，而只是作為第二天的前日。它總歸會到來的，這一天！無論如何，前夜離第二天是不遠的：只有一個黑夜把它們分開？。

屠格涅夫當在這篇論文未刊出之前就已讀到了它。檢查官別格托夫在得到論文的手稿之後，就決定刻勞把它轉交給作家。屠格涅夫讀了論文之後，對於杜勃羅留色夫的結論感到惶恐。論文就是對革命的直接的号召。杜勃羅留色夫的政治傾向是屠格涅夫所不贊同的。他号召一切階級聯合起來，而杜勃羅留色夫却懸着分開和鬥爭。屠格涅夫企圖證明在俄國還沒有來到出現英雄沙洛美其型人們的時代，而批評家說，在俄國出現英雄——解放者是不可避免的。屠格涅夫沒有想到任何的革命，而杜勃羅留色夫則作出了關於革命不可避免性的結論，這部小說就證明着革命到來的不可避免性。而結果，屠格涅夫竟成了「暴怒者」的同黨人，就如他們稱呼卑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色夫的那樣。這是很可怕的！

屠格涅夫在談過論文的手稿之後，就給涅克拉索夫寫道：「我懇切地請求你，親愛的涅克拉索夫，不要發表這篇論文，它除了給我不愉快之外，再也不能給我什麼別的了，它是不公正的和刻薄的——如果它發表了出來，我不知道事情會鬧到那裏去。請尊重我的請求。緊后面謝。你的 M. T. ？」。

涅克拉索夫當時是很重視屠格涅夫的友誼和他給「現代人」的撰稿。所以他曾採取了一切辦法來調和他同杜勃羅留色夫的關係。他希望他們能互相讓步。但是他沒有充分明白地想像到當時所造成的僵局。那時屠格涅夫給涅克拉索夫寫了一個簡單字條：「任你選擇：我或是杜勃羅留色夫？」。

至於杜勃羅留色夫（根據巴拿耶娃的回忆）他也是堅決地宣稱：「由於盲目地指責我的論文，我現在連一句話也不能從中捨掉……」

我可把涅克拉索夫救出这种困难的处境，如果一笑恨我过就我所批评了他们作品的那些作家，我自己就不愿再作杂志的撰稿人。”

涅克拉索夫了解到，屠格涅夫和杜勃罗留别夫的和平共处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不管涅克拉索夫是怎样地痛惜失去像屠格涅夫这样的撰稿人，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杜勃罗留别夫。屠格涅夫和他的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朋友都停止给《现代人》稿进行了。在这一事实中，就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在消灭农奴制度前夜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小说《前夜》证明，起来领导社会斗争的是一些新的人们，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任务不限于只是向世人作解释，而是提出了更困难的和崇高的任务——根据公正的原则来根本改变社会生活的任务。屠格涅夫这位敏感的艺术家在—些艺术形象中指明了这一问题，但他不能同意自己小说中的客观结论。

社会的斗争尖锐化了，由于期望《自由》而产生的暗中不满情绪在人民群众中加强了，农民起义的次数增多了。甚至沙皇政府在遭受了克里木战争失败之后，也承认了废除农奴制度的必要性。像《现代人》和《俄国人的话》这样的一些刊物已获得了愈益巨大的意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青年的影响加强了。革命的形势在全国已成熟了。

屠格涅夫是永远反映着《时代的精神和压力》，而且按照杜勃罗留别夫的话来说，要表现着《对时代事物的积极的态度》，所以他不能不以艺术形式来表现俄国社会力量的新的配置。恰好在准备和进行《农民改革》的年份中，他创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写作这部小说的工作是从1860年8月继续到1861年8月。小说的事件是发生在1859年，而屠格涅夫所谈的事件已是在1861年农民制废除之后所发生的了。

在写作这一作品的时候，屠格涅夫还没有离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这一点就表现在对新人这种主题的艺术探讨上。但是从

1860年10月，他已同「现代人」断绝了关系，并投入到它的敌人的阵营中了。这也不能不反映在他对小说中所触及到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

这部小说是于1862年在「俄罗斯通报」上发表的。这个由M·卡特科夫主编的杂志是有着反动的方向的，并且是站在维护现存的君主制度的立场上。屠格涅夫的这部新小说在这个以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闻名的杂志中的发表曾使当代先进人们，特别是青年们感到愤慨。杂志的编辑卡特科夫擅自对小说作了些修改，加强了巴扎洛夫的反面的特点。诚然，屠格涅夫对这些修改是不满意的。1862年在出版这部小说的一些单行本来献给别人斯基时，屠格涅夫曾删去了卡特科夫所加入的歪曲。

在该杂志上刊登了这部小说之后，很快也就在这份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巴扎洛夫形象的文章，而虚无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社会制度的致命的革命的毒物。

小说是在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的日子里出版的。当时一些先进的人士们都对于农奴制的废除情况感到愤慨，因为事情是看得很明白的，农民们已被掠夺一空了。他们被解放了，然而没有土地，则就又陷入了地主的枷锁。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号召对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1861年夏出现了「大俄罗斯」和「青年一代书」两份传单，号召在人民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沙皇政府在改革之后立刻又走上了反动的道路：1861年夏封闭了彼得堡大学并逮捕了许多组成进行反抗的大学生。

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引起了各种极身矛盾的评价和议论。这个长篇小说的主要的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巴扎诺夫，如生地深入他印入了当时人们的心灵。于是便引起了——作家克列斯托夫斯基回忆道——很多风暴般的议论、争吵、警告和哲学上的误会。在社会中所酝酿的那一切东西（它们

更一种不典型的虽然不易察觉出，但却可以感觉出的力量），现在都被一个一定的、完整的形象体现出来了……不论是在客厅、或是在俱乐部，官府，饭馆、讲演厅、商店当中，在最初的两、三个月里都仅仅流传着人们对于《父与子》的议论。

以卡特科夫为代表的反动阵营感到不满的是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平民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第三（警察）厅的观察家呢，则就这部长篇小说写道：「著名作家伊凡·屠格涅夫的著作《父与子》对社会人心具有着良好的影响。身为当代俄罗斯天才作家们的领袖并获得社会上有教养人士的同情的屠格涅夫，对不久以前曾鼓噪欢迎他的年轻一代来说，突然用这部著作来痛斥了我们的未成年的贵族革命家们，给他们加上了尖刻的虚无主义者的名称，动摇了唯物主义及其信奉者们的学说」。

这乃纯粹是警察方面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在实际上事情还有复杂得多。批评家安东诺维奇（他接替了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在《我们时代里的奥斯莫古依》一文中说，他认为这个长篇小说乃是对年轻一代的恶意的讽刺。安东诺维奇在这部小说中仅仅看到了屠格涅夫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论争，仅仅看到了他个人的憎恨和反感。照这个批评者的理解，巴扎诺夫乃是一个自以为足、刚愎自用但很愚蠢的人，喜欢谄媚，耽于醉酒……他完全没有心肝；他像石头一般他没有感觉，像冰一样的冷酷，像虎一般的兇恶」。

这位批评家的动机是很善良的，他想保护青年一代，使其不受敌对力量的攻击，但在他的话语当中，仍然表现着对巴扎诺夫的形象和屠格涅夫立场的评价的片面性。

皮沙列夫在自己的著名论文《巴扎诺夫》中给这部长篇小说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评价，虽然他还没有看出巴扎诺夫这种典型的人的前途。但是他善于将屠格涅夫的主观见解和小说的客观意义分开并

強調指出了它的進步的一面。皮薩列夫認為作家的功績在於屠格涅夫一反自己的自由主義觀點，在嚴厲的民主主義者身上揭示出了俄國的先進力量。『誰在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中讀過了這種美好的意旨——皮薩列夫說道——也就不可能向他表示他的深切和熱烈的謝意，而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和俄國的忠實公民』（見皮薩列夫選集俄文版；1934年第一卷，第260頁）。

從這個時候起圍繞着長篇小說『父與子』展開了激烈的持續了很多年的論戰。在這些論戰中提出了不少的正確的，而更多的則是錯誤的論點。屠格涅夫在許多年以後自己寫道：『自從『父與子』問世以來，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了，但是批評界對這個作品的意見仍未一致——還在去年，關於巴扎諾夫，我在一個雜誌中讀到这样的话，說我不是別的，而正是“一個打擊那些已受傷的人的搶劫犯……”（這裏的受傷者是指為沙皇政權所迫害的革命者）』

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思想意義和社会作用的爭論，即使在蘇維埃時代也還繼續着。庸俗社會學的擁護者們帶來了許多混亂，他們認為屠格涅夫是一個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思想家，他力圖講清革命的平民知識分子，但是他在做這一點時很狡猾，這部長篇小說的結構就說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的文艺學對這個長篇小說的思想和藝術特點給予了最正確和最徹底的闡明。我們認為長篇小說『父與子』無疑地是一部進步作品，但同時我們也並不忽視屠格涅夫的世界觀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阻礙着他，使他不能對六十年代的社会鬥爭給予完全正確的评价。按照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它（指這個作品——譯者）揭示出了『民主主義對貴族政治主義的勝利，革命民主主義。新“人”對文明貴族的明顯的優越性』。在藝術方面，這個作品乃是俄羅斯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是社会心理小說的最光輝的典範之一。

在這部小說里比在屠格涅夫的其他小說里更多地顯示出了作者

在很短的时间和在很少的几个情节中就揭露了一些最复杂的问题的本领。这是他在创作许多短篇小说时所获得的技巧，这种技巧在屠格涅夫的新的长篇小说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所有的主要情节仅“发生在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巴扎洛夫于五月底来到基尔沙诺夫的领地，而于七月底也就死去了。主人公们在这两个月以前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插笔中以传记的形式和在尾声当中来讲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基尔沙诺夫一家人和阿金左瓦的过去。结果读者便会获得关于主人公们的整个生平的概念。

小说的基本事件是与情节的三个主要中心联系着的——基尔沙诺夫和阿金左瓦的庄园，巴扎洛夫的屋子。小说情节发展的第四个地点是京城，它在内容的发展中只有次要的意义。主要的事件仅“集中地发生在数目不多的日子里。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三十个登场人物。但是他们的当中的某一些人，如卡奇亚，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阿金左瓦的妹，或是尼克拉·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的父亲都很少讲话。虽然如此，作者仍然表现出了他们的性格的基本特征。作者全面而深刻地表现了自己的主要主人公的形象，同时广泛地运用了这样的一些艺术手法，如对照和比较等。还在小说情节的展开中，在描写巴扎洛夫来到基尔沙诺夫的领地的第二和第三章里，就已经显示出了巴扎洛夫不论在外表上、服装上或是在待人接物的风度上都是与他所要去的那个贵族环境是怎样地不同的。

下面就是屠格涅夫对巴扎洛夫所作的第一个肖像式的描述。
「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红黄色的下垂的鬍鬚；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质显得有了光彩，而且表现出他的自信力和聪明来。他的浓密的长髮绀藏，使他头上隆起的头角」（巴金译，父与子，第8及9页）。

巴扎洛夫有一双「猩红色的手」(同上书第8页)他穿得很寒
俭,吸雪茄烟,于是便「在他身边散出一种下等烟的又浓又辣的气
味」(同上书第20页)。

巴扎洛夫的举止显得非常朴素,而且并不掩饰他对虚礼的否定
态度。在巴扎洛夫和尼克拉·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的第一次会
面的时候,他因礼貌的关系非常高兴地问候了和儿子一起来的,为
他所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巴扎洛夫了解,尼克拉·彼得洛维奇的
话是丝毫不能代表他对他的真实态度的,因此他就表现得很谨慎答
话的时候也很简单和勉强,而且带着一种懒洋洋的语调。

与巴扎洛夫完全相反的是醉心英国的贵族帕威尔·彼得洛维奇·
基尔沙诺夫。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看出了巴扎洛夫是和他自己环
境中的那些人格格不入的。在和第10的谈话中他表示了自己对他的
羡慕态度:

「这个人是谁?」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阿尔卡夏的朋友,据他说,倒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住?」

「是的。」

「那个头发乱蓬蓬的东西吗?」

「唔,是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用他的指尖敲着桌面(巴金译:「父与子」
第24页)。

在「这个人」和「头发乱蓬蓬的」等字眼当中,我们立刻可以
感觉到他从未看见了巴扎洛夫之后就对他表现出的敌视态度。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肖像是和巴扎洛夫完全相反的。在长篇
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第一次出现的:他是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衣服,系一条新式的丝
领带,一双羊皮鞋。他看起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他那剪得短的灰白

頭髮正發着黝暗的光，好像新的銀子一般；他的黃力的，但是沒有一條皺紋的臉是特別地端正，而且輪廓非常清楚，就像是一把精巧的小鋤子雕刻出來似的；在這張臉上還留着一種驚人之美的痕跡，那一對清明而漆黑的杏仁式樣的眼睛尤其美……」（同上書第23頁）。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褲袋里伸出一隻柔嫩的、有着長而尖細的粉紅指甲牙來，這隻手被他那單刀釘着一顆大貓眼石鈕扣的雪白的袖口陪襯着顯得更加柔嫩了。他把手伸給他的姪兒。在頭一場歐洲式的握手禮完畢以後，他又照俄國規矩吻了他三下，這就是說，他用他的洒了香水的唇鬚在阿爾卡秋斯臉頰上挨了三下，口里說：

「歡迎」（同上書第23頁）。

當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被介紹給巴扎洛夫時，「他把他那柔軟的鬍子略為剪了一下，並且微為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洛夫，他並不把手伸給客人，反而將牠放回他的褲袋里去了」（同上書第23頁）。

毫不奇怪的是後來，當巴扎洛夫被引到對他說來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社會環境中去以後，就和衰朽的舊文化的一切維護者們，而首先是和它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發生了衝突。在他們的爭論中涉及了一切哲學的和社會—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把革命平民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貴族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在這里也談到了關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於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途徑，關於科學和藝術的社會作用，關於家庭、婚姻以及其他的問題。在這里應當注意的是巴扎洛夫的文章反映的不要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擁護者們的观点，他所反映的乃是當時革命民主主義青年們的思潮，戈爾基在「俄羅斯的話」這一雜誌中曾介紹了這種思潮。當時像皮沙烈夫這樣的啟蒙運動者還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因此對於「虛無主義者們」將建設些什麼的問題上，巴扎洛夫就回答說：「那

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来把地面打扫干净」（全上书第87页）。

巴扎洛夫在这些争论中所抱有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所捍卫和保护的又是什么呢？从屠格涅夫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新人」，他所具有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巴扎洛夫否定一切权威、感情、爱情、艺术、美、贵族和农奴、浪漫情调、友谊和亲族情感等。除此而外，巴扎洛夫否定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在争论中巴扎洛夫宣称说：

「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否定一切吗？」

「否定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跟诗……可更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洛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引自自己全译「父与子」（新译本）第77页）。

巴扎洛夫愿意进行比研究医学更重大的行动。他企图医治社会疾苦，他说：「社会一改造，疾就不会有了。（引自上书第130页）。

屠格涅夫是这样来理解巴扎洛夫的，他写道：他是正直、诚实，而且彻头彻尾地民主的……如果他自称为虚无主义者，那就是革命者的意思。（引自上书第320页）

如果考虑到产生巴扎洛夫这一形象的时代，那末屠格涅夫在他的形象中就正确地揭示出了许多在历史上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无论普尔尼雪夫斯基或者杜勃罗留波夫都没有绝对否定艺术、诗歌或者爱情。屠格涅夫把这样一些特点列为足以说明巴扎洛夫的特征，这就是过去他的典型人物所未曾有过的一些特点。巴扎洛夫不得不时时推翻自己的思想，他的行为是极端矛盾的。屠格涅夫没有能够把唯理主义、理智、否定美学、否定艺术的态度作为他主人公的性格

特征。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作者迫使巴扎洛夫的行动完全和他的观点互相矛盾着。

巴扎洛夫否认感情的意义和浪漫的爱情，他谴责巴威尔·彼得洛维奇，因为他是一个把他整个一生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的人。同时巴扎洛夫自己却又爱上了阿金左娃和费尼奇加并且为了放弃个人的幸福而感到非常痛心。

巴扎洛夫谴责贵族道德，同时他又接受了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的挑战而和他决斗。

巴扎洛夫嘲笑西特尼科夫和库克新娜等人，而同时他又和她们一起喝着棋酒。

巴扎洛夫的每一言行都在谴责贵族，而同时他又没有放弃贵族基础，他还是处于可能享受贵族所拥有的福利的地位的。

巴扎洛夫自认艺术和美，而同时他又爱着阿金左娃的美貌。

巴扎洛夫自诩他是属于普通人之列的，而同他又不会和农民谈话，他不理解农民，农民也不理解他。

他否定子女的感情，而同时他却又爱他自己的父母。

巴扎洛夫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责任和自制的基础上。屠格涅夫在这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不好的东西。在许多别的论点上，屠格涅夫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是有分歧的。但是他这样做时，却没有直接表示他的思想，而是藉助于艺术手段来表示的。我们记得，例如，巴扎洛夫，阿尔卡狄二人和巴威尔·彼得洛维奇及其兄弟关于对自然的看法这一问题的争论。巴扎洛夫断言，「自然不是神殿，而是一个工场，人在里面乃是一个工人」。但是作者怎样对待这一论点呢？在小说的另一章里，通过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所观赏的风景，他间接地表示作者自己对这一争论的态度。作者在第十一章开端时所描写的风景反驳了巴扎洛夫的论点，却肯定了这样的论点。那就是「自然是神殿，而不是工场。」